



巴国重器“罇于王” 35年前惊现万州



□陈志



国宝虎钮罇于

“沉睡两千年，一鸣惊人！”

近日，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办的“听见博物馆的声音——博物馆奇妙夜”活动现场，知名策展人彭学斌隆重推荐了三峡博物馆镇馆之宝——万州出土的战国虎钮罇于。线上线下的观众当场聆听了罇于那“声震如雷，清亮良久”的美妙乐声，心弦为之颤动。

那么，这件C位出道的罇于王是如何被发现的？它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？

物专家们在清理时发现了问题。断了尾巴的老虎不仅威风大减，看起来也怪怪的。廖渝方仔细查看，发现断裂处是新茬，尾巴极有可能是被洪水冲掉或村民取出时不慎碰掉的。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打电话让凉风区公所发动群众帮助寻找。

甘宁乡政府迅速组织上百村民围绕发现地开展地毯式搜寻。令人喜出望外的是，高粱七社村民康立超在红旗水库的一片沙滩上找到了虎尾，并交到区公所，获得奖金10元。

区公所即刻派专人送到县文管所，由廖渝方小心翼翼将老虎尾巴接上。县文化部门的干部职工得到消息，都赶到文管所围观。当看到虎尾上卷、威风凛凛的虎钮完美呈现于眼前时，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。如今，细心的观者还可见到老虎尾巴与虎身的结点。

万州出土的这件虎钮罇于体形硕大，通体完整，造型庄重，铸造精美，音质纯正。后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，虎钮罇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在国内发现的100多件同类型青铜器中，无论从体量、造型、铸造精美度、保存完好度，还是其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丰富度考量，综合得分无出其右者，因此被文博界公认为“罇于王”。

3 轻易现身，罇于王背后藏啥故事？

虎钮罇于的用途非常广泛。据彭学斌介绍，它首先是巴人使用的一种军乐器。使用时，需将绳索穿过虎腹，悬挂于横梁之上，以木槌敲击罇于，号令三军，提振士气，威震四方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中写道：“两军相当，鼓罇相望。”交战时，敌对双方都能望见对方战车上悬挂的鼓和罇于。“击鼓进军”，很好理解；“鸣金收兵”，这个“金”就是指的罇于。其次，它还广泛运用于重大的祭祀、宴乐等场合。

这件巴国重器罇于王为何会在万州被发现呢？据专家介绍，万州在战国时期属巴国的疆域，曾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过罇于。文物出土地甘宁坝，是三国时东吴将军甘宁的故里，发现罇于的小地名叫六缸口，其由来似与军事活动有关。离此不远处，有一块清光绪十二年的《修路碑》，碑文中有“观音岩地属幽径而道居要津，左通三正铺，右达高峰场，下至瀼渡河，实陆路通衢”的记述，可见这里曾是交通要津、军事要塞。

像罇于这样的重器、礼器，往往都是窖藏或深埋，近年爆火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就是例子。那么，为什么一场不大的洪水就轻易将罇于王冲出来了呢？据专家推测，当时这里可能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事，鼓罇争鸣、血雨腥风中，失利一方仓皇逃离，来不及深埋罇于王，只好将其草草掩藏。能够调用如此精美罇于的将领，想必级别不低。巴楚争锋后期，巴国实力渐弱并向西迁徙的史实，更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。

罇于的形状与盛水的瓦缸相近，发现虎钮罇于的地

方叫六缸口。当地百姓猜测，六缸口的六口缸才发现一口，另外几口说不定还藏在某个石沱里，等待人们去发现呢。

4 万众瞩目“罇于王”

因行政区划调整，罇于王被收藏到万州博物馆（原万县地区博物馆）。2005年6月被划拨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，当年即入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“十大镇馆之宝”。

罇于王最吸引人之处，是盘面栩栩如生的虎形钮和五组神秘的“巴蜀图语”。威风凛凛的老虎是巴人的图腾，环绕老虎的“巴蜀图语”，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密码，反映的是巴人的精神信仰、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，体现的是巴人缅怀先辈、虔诚奉献的乡愁，彰显的是巴人天人合一、敬畏自然的处世哲学，内涵丰富，弥足珍贵。

“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”——船是巴人生活中离不开的交通工具，也是连接人神世界的渡具，船头立一圆鼓，鼓后站一羽人，似正在奋力击鼓，像极了如今龙舟竞渡、劈波斩浪的场景。

“鱼与卷云纹”——灵动的游鱼自由穿行，鳞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彰显了巴人渔猎生产方式；水中游鱼连接着天上卷云，是巴人对天地质朴浪漫的想象。

“白虎纹”——巴人崇尚白虎，在巴人眼中，白虎是勇猛与力量的象征。

“手心纹”——手、心相依，寓意得心应手、心灵手巧。

“椎髻人面纹”——椎形发髻是战国至汉代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流行发饰，刻画生动的椎髻人面纹正对着大张的虎口，让人毛骨悚然，折射出上古巴人“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”的祭祀习俗。

正是因为虎钮和图语的存在，这件罇于才被人们誉为巴文化最杰出的代表。它的精良工艺和历史意义，以及它对巴人“天性劲勇”“质直好义”精神的体现，都诠释着巴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近年来，作为文物使者的罇于王曾赴上海等地参展，让人们通过它，追寻历史深处的巴人往事。那些寓意深远的“巴蜀图语”，如今也得到了广泛运用。其中，“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”被命名为“太阳神舟”，用作万州三峡文化园园林图标和区第四届运动会会标，寓意万州人坚韧不拔、敢闯敢拼的精神源远流长、生生不息。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选择“手心纹”作院标，传递心心相连、共创未来的心愿；万州区博物馆选取“白虎纹”作馆标，表达传承文脉、勇毅前行的心声。

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个备受关注的“奇妙夜”，沉寂2000多年，出土35年后，罇于王终于发出了雄浑、悠远、清亮、苍凉之声。虎啸山野，鸣金收兵，人们从中或许能感悟到刚柔并济、进退有度的人生哲理，体会到“能战方能止战”的和平真谛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1 一场暴雨，大水冲出一“宝物”

1989年夏，四川万县（今重庆市万州区）洪水来袭。

雨过天晴，洪水渐渐退去。7月13日晚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万县文管所响起，工作人员拿起电话接听，原来是凉风区公所文化专干打来的，报告辖区甘宁乡（现甘宁镇）发现了一件“宝物”，极有可能是文物，请尽快派人前来研判处置，以防发生意外。万县文管所负责人立即报告县文化局，局里安排邀请原万县地区博物馆文物专家廖渝方牵头，前往查看。

甘宁乡东距万州城区30公里，瀼渡河从北至南穿过平坦的甘宁坝。这里是三国东吴大将甘宁故里，故有此名。事不宜迟，廖渝方一行三人次日一早便立即赶赴甘宁乡。

在高粱村七社村民牟来均家里，廖渝方一行见到了村民口中的那个宝物——一个巨大的铜罐。原来，牟来均等村民趁洪水退去的当口，到红旗水库泄洪水闸下方河道中摸鱼拾虾。他们赫然发现河中几块巨石卡着一个黑乎乎的罐状物，显然是洪水冲下来的。最初有人还以为是日军当年遗留的哑弹而不敢靠近，经大伙仔细辨认予以否定。牟来均于是找来锤子手锤，在其他村民帮助下，冒着危险取出了铜罐，并抬回家中。

牟来均发现“宝物”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了红旗水库负责人程洪兴耳中，程马上打电话报告了甘宁乡政府，乡政府又立即电告凉风区公所。区公所分管负责人第一时间责成文化专干向上报告，安排治安人员踏勘现场保护文物，并会同文化专干宣讲文物保护法律法规，以防“宝物”被文物贩子抢先弄走。

经廖渝方等人现场初步研判，铜罐为青铜器，是一件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，并当即报告了原万县地区文化局。

据廖渝方回忆，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由于下乡时间匆忙，他们没有来得及开单位介绍信，牟来均等村民刚刚接受了普法教育，警惕性很高，因无法确认三人身份，担心遇到文物贩子，不让他们将文物带走。好说歹说，廖渝方只好让牟来均一同乘车前往见证，如此才将“宝物”安全收归文物管理部门。牟来均等人因发现和保护文物有功，凉风区公所发给每人奖金40元。

2 罇于缺损，老虎的尾巴哪去了？

万县文管所接收文物后，第二天即安排专家进行清理鉴定。多年后，主持鉴定的廖渝方还记得当时的情形。

经专家初步鉴定，出土器物为一件青铜虎钮罇于。呈现在专家面前的虎钮罇于高68厘米，重30公斤，肩围93厘米，腹围64厘米，肩围大而腰围小，整体呈椭圆筒形。走近细看，会发现顶部盘面四周有5个阴刻图案，中央铸有一只老虎，老虎耳目清晰，张口露齿，威武伫立。

“老虎怎么可能没有尾巴呢？尾巴到哪里去了？”文



青铜虎钮罇于发现地

